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平山冷燕
梅兰佳话·风流和尚

〔清〕佚名 著
〔清〕曹梧冈 著
〔明〕无名氏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976456

I242

Y5396

平山冷燕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〔清〕佚名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A051/07

897645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朱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 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朱...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平山冷燕 [清] 佚名 著

梅兰佳话 [清] 曹梧冈 著

风流和尚 [明] 无名氏 著

出 版 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 话◎0431-5640624

印 刷◎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◎32(880×1230 毫米)

印 张◎12.125

主 编◎朱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◎安春海

封面设计◎龙震海

版式设计◎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I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

诗曰：

富贵千年接踵来，古今能有几多才？
灵通天地方遣种，秀夺山川始结胎。
两两雕龙诚贵也，双双咏雪更奇哉。
人生不识其中味，锦绣衣冠土与灰。

又曰：

道德虽然立大名，风流行乐要才情。
花看潘岳花方艳，酒醉青莲酒始灵。
彩笔不妨为世忌，香奁最喜使人惊。
不然春月秋花夜，草木禽鱼负此生。

话说先朝隆盛之时，天子有道，四海升平，文武忠良，万民乐业。是时，建都幽燕，雄据九边，控临天下，时和年丰，百物咸有。长安城中，九门百道，六街三市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楼。衣冠辐辏，车马喧阗。人人击壤而歌，处处笙箫而乐，真个有雍熙之化，于变之风。有诗单道其盛：

九重春色满垂裳，秋尽边关总不防。
四境时闻歌帝力，不知何世是虞唐。

一日，天子驾临早朝，文武百官济济锵锵尽来朝贺，真个金阙晓钟，玉阶仙伏，十分隆盛。百官山呼拜舞已毕，各各就班鹄立。早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者奏闻。”喝声未绝，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官，乌纱象简，趋跪丹墀，口称：“钦天监正堂官汤勤有事奏闻。”天子传问：“何事？”汤勤奏道：“臣夜观乾象，见祥云瑞霭，拱护紫微，喜曜吉星，照临黄道。主天子圣明，朝廷有道，天下享太平之福。臣不胜庆幸，谨奏闻陛下。乞敕礼部诏天下庆贺，以扬皇朝一代雍熙雅化。臣又见文昌六星，光彩倍常，主有翰苑鸿儒，丕显文明之治。此在朝在外，济济者皆足以应之，不足为奇也。最可奇者，奎壁流光，散满天下，主海内当生不世奇才。为麟为凤，隐伏山林幽秘之地，恐非正途网罗所能尽得。乞敕礼部会议，遣使分行天下搜求，以为黼黻皇猷之助。”

天子闻奏，龙颜大悦，因宣御旨道：“天象吉祥，乃天下万民之福。朕非躬凉德，获安民士，实云幸致，安敢当太平有道之庆，不准诏贺。海内既遍生奇才，已上征于天象，谅不虚应。且才为国宝，岂可使隐伏幽秘之地，着礼部官议行搜求。”

圣旨一宣，早有礼部尚书出班奏道：“陛下圣明有象，理宜诏贺，万岁谦抑不准，愈见圣德之大。然风化关一时气运，岂可抑而不彰？纵仰体圣心，不诏天下庆贺，凡在京大小官员，俱宜具表称贺，以阐扬圣化，为万世瞻仰。天下既遍生奇才，隐伏在下，遣使搜求，以明陛下爱才至意，礼亦宜然。但本朝祖宗立法，皆于制科取士。若征召前来，自应优叙。征召若优，则制科无色，恐失祖宗立制本意。以臣愚见，莫若加敕各直省督学臣，令其严责府县官，凡遇科岁大比试期，必须于报名正额之外，加意搜求隐逸真才，以应科目。督学、府县官，即以得才失才为升降。如此则是寓搜求于制科，又不失才，又不碍制，庶为两便。伏乞皇上裁察。”天子闻奏大喜道：“卿议甚善，俱依议行。”礼部官得旨，率百官俱称“万岁”。朝毕，天子退入，百官散出。

此时天下果然多才，文章名公，有王、唐、瞿、薛四大家之名。词赋巨卿，有前七才子、后七才子之号。一时诗酒才名。高

于北斗。相知意气。倾于天下。人人争岛瘦郊寒，个个矜白仙贺鬼。元、白风流，不一而足；鲍、庾俊逸，屈指有人。白雪登历下之坛，四部执各州之耳。师生传欧、苏之座，朋友同李、郭之舟，真可谓一时之盛。

这一日，礼部传出旨意，在京大小官员皆具表次第庆贺。这表章无非是称功颂德，没甚大关系，便各各逞才，极其精工富丽。天子亲御便殿，细细观览，见皆是绝妙之词，惊人之句，圣情大悦。因想道：“满朝才臣如此，前日钦天监奏文昌光亮，信不虚也。百官既具表称贺，朕当赐宴答之，以表一时君臣交泰之盛。”遂传旨，于三月十二日，命百官齐集端门赐宴。旨意一下，百官皆欢欣鼓舞，感激圣恩。到了临期，真个是国正天心顺。

这一日恰值天清气爽，日暖风和，百花开放。天子驾御端门，阶下摆列着许多御宴。百官朝见过，惟留阁臣数人，御前侍宴。其余官员，俱照衙门大小，鳞次班列坐两旁阶下。每一座各摆御苑名花一瓶，以为春瑞。旨意一下，百官叩头谢恩，各各就座而饮。一霎时，御乐作龙凤之鸣，玉食献海山之异，真是皇家富贵，不比等闲。但见：

国运昌明，捧一人于日月天中；皇恩浩荡，会千官于芙蓉阙下。春满建章，百转流莺聒耳；晴熏赤羽，九重春色醉人。食出上方，有的是龙之肝、凤之髓、豹之胎、猩之唇、驼之峰、熊之掌、鹑之炙、鲤之尾、山之珍、海之错，说不尽八珍滋味；乐供内院，奏的是黄帝之咸池，颧项之六茎，帝誉之五英，尧之大章，舜之箫韶，禹之大夏，殷之大卩，周之大武，听不穷九奏声音。班联中、衣裳灿日，只见仙鹤服、锦鸡服、孔雀服、云雁服、白鹇服、鹭鸶服、鸳鸯服、鹤鹑服、练鹄服、黄鹂服，济济锵锵，或前或后；阶墀下。弁冕疑星，只见进贤冠、蝉翅冠、鹤尾冠、铁柱冠、金颜冠、却非冠、交让冠，悚悚惶惶，或退或趋。率温纶于咫尺，尽睹天颜有喜；感湛露之均沾，咸知帝德无私。传宣锡

命，彤弓明中心之贶；匍伏进见，天保颂醉饮之恩。誓竭媚兹将顺，然君曰俞，臣曰畴，人惭献谄，愿言不醉无归。然左有监、右有史，谁敢失仪。君尽臣欢，尊本朝故事，敕赐赋醉学士之歌；臣感君恩，择前代良谟，慷慨进疏狄狄之戒。真可谓明良际遇，鼓钟笙瑟，称一日祥云龙虎之觴；天地泰交，日月同陵，上万年悠久无疆之寿。

君臣们饮够多时，阁臣见乐奏三阙，酒行九献，恐群臣醉后失仪，因离席率领群臣跪奏道：“臣等蒙圣恩赐宴，亦已谨卜其昼，醉饱皇仁。今恐叨饮过量，醉后失仪，有伤国体，谨率群臣辞谢。”

天子先传旨平身，然后亲说道：“朕凉薄之躬，上承大统，日忧废堕，赖众先生与诸卿辅弼之功。今幸海内粗安，深感祖宗庇佑，上天生成。前钦天监臣奏象纬吉昌，归功于朕，朕惧不敢当。众卿不谅，复表扬称颂，朕实无德以当此，益深戒惧。然君臣同德同心，于兹可见。因卜兹春昼，与诸卿痛饮，以识一时明良雅意。此乃略去礼法而叙情义之举。虽不敢蹈前人夜饮荒淫，然春昼甚长，尚可同乐，务期尽欢。纵有微愆，所不计也。”阁臣奏道：“圣恩汪洋如此，真不独君臣，直如父子矣。臣等顶踵尽捐，何能报效，敢不领旨。”天子又道：“朕见太祖高皇帝每宴群臣，必有诗歌鸣盛。前钦天监臣奏文昌光亮，主有翰苑鸿儒为文明之助。昨见诸臣贺表，句工字栴，多有奇才，真可称一时之盛。今当此春昼，夔龙并集，亦当有词赋示后。今日之盛，方不泯灭无传。”阁臣奏道：“唐虞赓歌，禹稷拜扬，自古圣帝良臣，类多如此。圣谕即文明之首，当传谕群臣，或颂或箴，或诗或赋，以少增巍焕之光。”天子闻奏甚喜。

正谈论间，忽见一双白燕从半空中直飞至御前，或左或右，乍上乍下。其轻盈翩跹之态，宛如舞女盘旋，十分可爱。天子伫目视之，不觉圣情大悦。因问道：“凡禽鸟皆贵白者，以为异种，此何说也？”阁臣奏道：“臣等学术短浅，不能深明其故。以愚陋

揣之，或亦孔子所称“绘事后素”之意。天子点首嘉叹，因复问道：“白燕在古人亦曾有相传之佳题咏否？”阁臣奏道：“臣等待罪中书，政务控惚，词赋篇章实久荒疏，不复记忆。乞宣谕翰林诸臣，当有知者。”

天子未及开言，早有翰林院侍读学士谢谦出班跪奏道：“白燕在汉唐未必无作，但无佳者流传，故臣等俱未及见。唯本朝国初，时大本七言律诗一首，摹写工巧，脍炙一时，称为名作。后袁凯爱之，慕之，又病其形容太实，亦作七言律诗一首和之。但虚摹其神情，亦为当时所称，甚之有以为过于时作者。此虽嗜好不同，然二诗实相伯仲。白燕自有此二诗以立其极，故至今不闻更有作者。”天子问道：“此二诗卿家记得否？”谢谦奏道：“臣记得。”天子道：“卿既记得，可录呈朕览。”遂命近臣给与笔札。

谢谦领旨，因退归原席，细将二诗录出，呈与圣览。近臣接了，置于龙案之上。天子展开一看，只见时大本一诗道：

春色年年带雪归，海棠庭院月争辉。
珠帘十二中间卷，玉剪一双高下飞。
天下公侯夸紫领，国中俦侣尚乌衣。
江湖多少闲鸥鹭，宜与同盟伴钓矶。

袁凯一首道：

故国飘零事已非，旧时王谢见应稀。
月明汉水初无影，雪满梁园尚未归。
柳絮池塘香入梦，梨花庭院冷侵衣。
赵家姊妹多相妒，莫遣昭阳殿里飞。

天子细将二诗玩味，因赞叹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时作实中领趣，袁作虚处传神，二诗实不相上下，终是先朝臣子有如此才美。”又赏鉴了半晌，复问道：“尔在廷诸臣，亦俱擅文坛之望。

如有再赋《白燕诗》一首，可与时、袁并驱中原，则朕当有不次之赏。”众臣闻命，彼此相顾，不敢奏对。

天子见众臣默然，殊觉不悦。因又说道：“众臣济济多士，无一人敢于应诏，岂薄朕不足言诗耶，抑亦古今人才真不相及耶？”翰林官不得已，只得上前奏道：“《白燕》一诗，诸臣既珥笔事主，岂不能作？”又蒙圣谕，安敢不作。但因有时、袁二作在前，已曲尽白燕之妙，即极力形容，恐不能有加其上，故诸臣逡巡不敢应诏。昔唐臣崔灏，曾题诗黄鹤楼上，李白见而服之，遂不复作。诸臣亦是此意，望皇上谅而赦之。若过加以轻薄之罪，则臣等俱该万死。”天子又道：“卿所奏甚明，朕非不谅。但以今日明良际会一堂，夔龙在望，英俊盈庭，亦可谓千载奇逢。而白燕一诗相顾不能应诏，殊令文明减色，非苛求于众卿。”

翰林官正欲再奏，只见阁臣中闪出一位大臣，执简当胸，俯伏奏道：“微臣有《白燕诗》一首，望圣上赦臣轻裘之罪，臣方敢录写进呈圣览。”天子视之，乃大学士山显仁，因和颜答道：“先生既有《白燕诗》，定然高妙，朕所宾师而愿观者，有何轻裘而先以罪请！”山显仁奏道：“此诗实非微臣所作，乃臣幼女山黛，闺中和前二诗之韵所作。儿女俚词，本不当裘奏至尊。因见圣心急于一览，诸臣困于七步，故昧死奏闻，以慰圣怀。”天子闻奏，不胜大悦道：“卿女能诗，更为快事，可速录呈朕览。”

山显仁得旨，忙索侍臣笔砚，书写献上。天子亲手接了，展开而看，只见上写着《白燕诗，步时、袁二作原韵》：

夕阳凭吊素心稀，遁入梨花无是非。
淡去羞从鸦借色，瘦来止许雪添肥。
飞回夜黑还留影，衔尽春红不浣衣。
多少朱门夸富贵，终能容我洁身归。

天子览毕，不禁大喜道：“形容既工，又复大雅。细观此诗，当在时、袁之上。不信闺阁中有此美才。”因顾山显仁问道：“此

诗果是卿女所作否？”山显仁奏道：“实系臣女所作，臣安敢诳奏。”天子更喜道：“卿女今年十几岁了？”山显仁奏道：“臣女今年方交十岁。”天子闻奏，尤惊喜道：“这更奇了，那有十岁女子能作此惊人奇句，压倒前人之理。或者卿女草创，而润色出先生之手？”山显仁奏道：“句句皆弱女闺中自制，臣实未尝更改一字。”天子又道：若果如此，可谓才女中之神童了。”道罢，又将诗细细吟赏，忽欣然拍案道：“细细观之，风流香艳，果是香奁佳句。”因顾山显仁道：“先生生如此闺秀，自是山川灵气所钟，人间凡女岂可同日而语。”山显仁奏道：“臣女将生时，臣梦瑶光星堕于庭，臣妻罗氏迎而吞之。是夜臣妻亦梦吞星与臣相同，故以为异。臣女既生之后，三岁尚不能言。即能言之后，亦不多言。间出一言，必颖慧过人。臣教之读书，过目即成诵。七岁便解作文。至今十岁，每日口不停吟，手不停披。想其禀性之奇，诚有如圣谕。但恨臣门祚衰薄，不生男而生女。”天子笑道：“卿恨不生男，朕又道生男怎如生女之奇。”君臣相顾而笑。

天子因命近侍，将诗发与百官传看道：“卿以为朕之赏鉴何如？”百官领旨，次第传看，无不动容点首，啧啧道好。因相率跪奏道：“臣等朝夕以染翰为职，今奉旨作《白燕诗》，尚以时、袁二作在前，不敢轻易措词。不意阁臣闺秀倒若有前知，宿构此诗以应明诏。清新俊逸，足令时、袁减价。臣等不胜抱愧。此虽阁臣掌中异宝，实朝廷文明之化所散见于四方者也。今日白燕双舞御前，与皇上孜孜诏咏，实天意欲昭阁臣之女之奇才也。臣等不胜庆幸。”天子闻奏大悦道：“前日监臣原奏说：‘奎壁流光，正途之外当遍生不世奇才。为麟为凤，隐伏山林。’今山卿之女梦吞瑶光而生，适有如此之美才，岂非明征乎！恰又宿构《白燕诗》，若为朕今日宴乐之助，朕不能不信文明有象矣。朕与诸卿当痛饮，以答天眷。”百官领旨，各各欢欣就席。御筵前觥筹交错，丹阙下音乐平吹。君臣们直饮至红日西沉，掌班阁臣方率领百官叩头谢宴。

天子因命内侍取端溪御砚一方、彤管兔笔十枝、龙笺百幅、

凤墨十笏、黄金一铤、白金一铤、彩缎十端、金花一对，亲赐山显仁道：“卿女白燕一诗，甚当朕意，聊以此为润笔。后日十五，阴望之辰早朝，外廷喧杂，卿可率领卿女于午后内廷朝见。朕欲面试其才，当有重赏。”山显仁领旨谢恩。天子又传旨礼部，命加敕学臣，令其加意搜求隐逸奇才，以应明诏。传谕毕，圣驾还宫。群臣方才退出。

早纷纷扬扬，皆传说山阁老十岁幼女，能做《白燕诗》之妙。不上三五日之间，这《白燕诗》，长安城中家家俱抄写遍了。又闻钦限十五朝见。人人都以为何等女子，年方十岁，乃有如此奇才，尽思量到十五日朝中观看。只因这一朝见，有分教：朝中争识婵娟面，天下俱闻闺阁名。不知怎生朝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圣明朝淑女献箴

词曰：

才难拟，古今何独周家美？周家美，有妇人焉，从来久矣。
彤庭香口阴阳理，丹墀纤手龙蛇体。龙蛇体，穆穆天颜，为之喜起。

右调《忆秦娥》

话说山显仁领了朝廷许多赏赐，及十五日朝见旨意，十分兴头。因欣欣然回府，退入后厅，请夫人罗氏商议。夫人见跟随捧入许多赏赐，及黄金贵物，不知何故。因问道：“今日皇爷赐宴，已是莫大洪恩，为何又赏赐许多礼物？”山显仁道：“这不是赏我的，乃是皇上特恩赏赐女儿山黛的。”夫人听了又惊又喜道：“山黛才是十岁幼女，皇爷为何赏赐与她？”山显仁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。”乃将天子见白燕飞舞，与诏群臣作诗，及自呈女儿白燕一诗，为天子赏鉴，因命赏赐朝见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夫人方大喜道：“此虽好事，但女儿年幼，虽在家中举动端庄，应对有理。只恐见了皇帝，赫赫威严之下，害怕起来，失了礼体，未免有罪。倘皇爷叫她做诗、做文，一时做不出，岂不将今日的《白燕诗》都看假了。”山显仁道：“夫人所虑亦是。但据我看来，女儿年纪虽小，胆量实大，才情甚高，料不到害羞害怕做不出的田地。”夫人道：“虽如此说，我终觉放心不下。”山显仁道：“你我不必多虑，且唤女儿出来，将圣上旨意与她说知，看她是何光

景，再作区处。”夫人遂叫侍妾到厅楼之上去请小姐。

原来山显仁，原是晋朝山巨源之后，世代阀阅名家。山显仁又是少年进士，才将近五十岁，就拜了相。为人最有才干，遇事敢作敢为，天子十分信重，同官往往畏惧。山显仁正在贵盛之时，未免有骄傲之色，凌虐之气。但这个女儿山黛却与父亲大不相同，生得美如珠玉，秀若芝兰，洁如冰雪，淡若烟云，此其容貌，一望而知者。至于性情沉静，言笑不轻。生于宰相之家，而锦绣珠翠非其所好，每日只是淡装素服，静坐高楼，焚香啜茗，读书作文，以自娱乐。举止幽闲，宛如一寒素书生。闺阁脂粉，妖淫之态，一切洗尽。虽才交十岁，而体度已如成人。

这日正在楼上看书，正看到唐玄宗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，因欲赋新诗作乐，急召李白。其时正值李白大醉，因命杨贵妃捧砚，高力士脱靴，然后挥毫染翰，赋《清平调》三章以入乐，一段才气，因赞叹道：“古文人在天子前，有如此之才，有如此之气，谓之才子，方不有愧。自唐到今，千载有余，并未再见，何才之难如此！只可惜，我山黛是个女子，沉埋闺阁中。若是一个男儿，异日遭逢好文之主，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，亦未可知”正闲想不完，忽侍妾来请道：“老爷朝回，与太太在后厅立请小姐说话。”小姐闻命，不敢少停，遂同侍妾下楼来见父母。

山显仁一见便说道：“我儿今日你有一桩喜事，你可知道吗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儿不知，求父亲说明。”山显仁道：“今日朝廷赐宴群臣，忽见白燕飞舞，因敕群臣赋诗。众官因见有时大本、袁凯二名作在前，谅不能有警句胜之，故默默无人奉诏，圣上甚是不悦。你为父的一时高兴，忍耐不住，就将你做的《白燕诗》录呈圣览。天子见了，不胜之喜。因细细询问，知你幼年有才，更加喜悦，赏赐了许多物件与你。又命我于本月十五日，带你入宫朝见，要面试真假，另有重赏。你道岂非一桩喜事吗？”小姐开言道：“既是圣恩隆眷，有此厚赐，孩儿理当望阙拜谢。”山显仁道：“我已亲于御前谢过，汝在深闺之中，谢与不谢谁人知

道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儿闻‘君子不以冥冥废礼’。孩儿虽系弱女，然君臣之礼，性所生也，岂可令伯玉独自擅美千古。”山显仁大讶道：“汝能守礼如此，吾不及也。”因叫侍妾排列香案，小姐重更吉服，恭恭敬敬望阙拜了九拜。拜毕，遂请父母拜谢。山显仁与罗夫人同说道：“这也不必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若非父母生育教养孩儿，焉有今日，安敢不拜。”山显仁大喜，因与夫人笑说道：“我儿不独有才，有礼，竟是一个道学先生。”罗夫人也不觉笑起来。小姐却颜色不改，端端正正拜了四拜，方才卸去吉服，坐于旁边。山显仁因说道：“我儿你小小年纪，便为天子所知，固是一桩好事。但你母亲虑你闺中娇养，从未与人交谈。况天子至尊，威严之下，皇宫内院，深密之地，仪卫罗列如林。倘或你一时胆怯，行礼不周，圣上有问，对答不来，未免得罪。你也须预先打点。”小姐道：“孩儿闻‘资于事父以事君’。孩儿日事父母之前，不蒙呵责。天子虽尊，其恩其情当与父母相近。孩儿虽幼，为何胆怯便至于失礼，对答不来？若说皇家仪卫森然，孩儿不视其巍巍然，已久奉孟夫子教矣。爹爹与母亲万万放心，决不至此。”

山显仁听了大喜，对夫人道：“我就说孩儿素有大志，方信宰相人家闺秀，岂区区小人家儿女所可比。夫人请放心，后日入朝面见，定邀圣眷。”夫人道：“只愿如此，便是家门之幸了。”山显仁议定了，因吩咐女儿道：“你可回房静养，以待至期朝见。”小姐领命，退入内楼。因暗喜道：“我正恐面圣无期，不能展胸中才学。不期有此机缘，明日入朝时，当正色献规。太白香艳谀词，所当首戒，无辱吾笔。”主意定了。

光阴易过，倏忽之间已是十五。山显仁自去早朝，天子又面谕午朝之事。山显仁回府，忙着夫人与女儿梳妆齐整，打扮停当。候到午时，便叫女儿坐了暖轿，自乘显轿，跟随许多侍妾仆妇，摆列许多执事人员，开道入朝。

此时，长安城中都知道山阁老家十岁女儿做得好《白燕诗》，皇帝欢喜，钦召今日午时入朝。一个个都挨挤在西华门两旁争

看，真个是人山人海，十分热闹。不多时，山显仁与女儿轿到了。山显仁便先自下了轿，直将女儿暖轿抬到西华门口，方令出轿。早有许多婢妾围绕簇拥进去。山显仁独自于后压行。两边看的人挨挤做一团，也有看得见的，也有看不见的。看见的个个称扬道：“真好一个青年女子。古称西子、王嫱，想来不过如此。”众人称赞不题。

且说山显仁押着女儿入宫，才行至五凤楼，早有穿宫太监传说：“皇爷已在文华殿与二三阁臣坐多时了。”山显仁忙领女儿转过五凤楼，一径直到文华殿前。守门太监见了，忙迎说道：“山太师，令爱到了？待咱传奏。”山显仁应道：“到了，相烦老公公引见。”太监进去，不移时即出来道：“有旨宣入。”山显仁叫众侍妾俱住在殿外，独自领了女儿入去。行至丹陛，山显仁抬头见圣驾已坐在殿上，因令女儿立在半边，先自跪奏道：“臣山显仁遵旨率领臣女山黛见驾。”圣旨：“赐卿平身入班，着卿女当面。”山显仁谢恩，随立起身趋入众阁臣之列，忙令山黛朝见。

山黛领旨，因走到丹陛当中，正欲下拜。忽又有旨道：“命山黛入殿朝见。”山黛闻旨，不慌不忙，便鞠躬其身，从御阶左侧一步一步拾级而上。行到殿门，将衣裾起而入。入到殿中，然后舞蹈扬尘，行那五拜三叩头之礼。

天子在御座上定睛往下一看，只见那女子生得：

眉如初月，脸似含花。眉如初月，淡安鬓角正思描；脸似含花，艳敛蕊中犹未吐。发绾乌云，梳影垂肩复顿；肌飞白雪，粉光映颊凝腮。盈盈一九，问年随道蕴之肩；了了十行，品才有婉儿之目。肢体轻盈，三尺将垂弱柳；身材娇小，一枝半放名花。入殿来，玉体鞠躬踆踆，极妩媚，却无儿女子之态；升阶时，金莲趋进，翼如，绝婷婷，而有士大夫之风。百拜瞻天，青降九重之盼；十龄颂圣，香呼万岁之嵩。十二当权，羨甘罗为老成男子；三旬失宠，笑张妃为过时妇人。真个是，神童稀有还曾见，至于童女称神实未闻。

天子在龙座上看，见山黛娇小娉婷，礼数步趋，雍容有度，先已十分欢喜。又见山黛叩拜完了，俯伏在地，口称：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臣山显仁幼女，臣妾山黛朝见，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齿牙声音，历历楚楚，如新莺雏凤。天子听了，不胜大悦。先传旨平身，然后宣近龙案前问道：“前《白燕诗》果是汝所作否？”山黛奏道：“白燕一诗的系臣妾闺中所咏。但儿女中晚纤词，不意上陈圣览，死罪，死罪。”天子道：“《白燕诗》词虽近倩，然寓意甚正。诗体固应如此，即中晚何妨。”山黛奏道：“采风不遗樵牧，圣论诚足尽诗之微。但天子至尊，九重穆穆，即国风居三百之首，然绝不敢入于雅颂者，废扬固自有体也。”

天子闻奏连连点首道：“汝十龄幼女，如何胸中有此高论，真天生也。”因问道：“汝在闺中读书曾有师否？”山黛奏道：“闺中弱女，职在苹蘩，安敢越礼延师以眩名。除父前问字而外，实无执业传经之事。但六经俱在，坐卧求之有余，臣妾山黛又未尝无师。”天子大加叹赏，因向山显仁说道：“卿女一稚子耳，便能应对详明如此，真可羨也，皆卿之教养有方也。”山显仁奏道：“儿女家庭质语，上渎圣聪，蒙陛下不加谴责，实出万幸。乃复天语奖赏，令臣父女衔感无地。”天子大悦，因命近侍赐宴。真是国家有倒山之力，天子只吩咐得一声，内御厨早已端端正正摆列上来。阁臣俱照常坐于东南殿角。独设一席于西南殿角，赐山黛坐饮。山显仁与山黛再三辞谢，天子不允，方各叩头就坐。

原来天子出入，皆有御乐跟随。酒才献上，早已音东并举，羽于齐舞，此时十分热闹。天子在龙座上偷睛看山黛，只道她小女见了皇家歌舞，定然观看。不料她恭恭敬敬坐于位上，爵至微微而饮，俛至举箸而尝。至于乐人歌舞，端然垂目不视。天子看了半晌，心下大异道：“小小女子，乃能端方如此，诚可爱也。”

正想不了，歌舞一停，早有二三阁臣同出位奏道：“圣上洪福齐天，天生此才女，以黼黻皇猷。今日朝见，又蒙圣恩赐宴，实千古奇逢，臣等不胜庆幸。谨借御尊，上献万年之寿。山显仁宜命女山黛，撰新诗三章上颂，庶不负今日朝见之意，乞圣裁定

夺。”天子闻奏大悦道：“朕正有此意，不料诸卿与朕同心。”因顾山黛道：“众阁臣欲汝撰新诗献朕，汝能在朕前面作否？”山黛忙离席跪奏道：“皇上有命，众大臣见推，臣妾焉敢不遵。但恐浅陋之词，不能上扬圣德之万一，伏祈皇恩宽宥。”天子见山黛不辞，愈加欢喜。随敕中官另设一低案于御案之旁，即将御用文房四宝移在上面，命山黛道：“汝可即于此构思挥毫，待朕亲观。”

山黛叩头谢恩过，遂立起身来，不慌不忙走到案前。此时中官已将御墨磨得浓浓的，一幅蟠龙锦笺已铺在案上。真是学无老少，达者为尊。山黛虽是十岁女子，然敏慧天生，才情性出，拈起御笔，略不经思，也不起草，竟在龙笺上端端楷楷一直书去，就如宿构于胸中的一般。天子看了喜动天颜。没半个时辰，山黛早已写完，双手捧了，亲至御前献上道：“愿吾皇万岁万万岁。”天子亲手接了，铺在龙案上，一面吩咐平身，一面唤四阁臣：“同至御前读与朕听。”四阁臣领旨，俱趋至御前。首相高学士遂朗诵道：

天子有道，天运昌明，四海感复载之有成。四海感复载之有成，于以垂文武神圣之名。

天运昌明，天子有道，四海忘帝力之有造。四海忘帝力之有造，于以荡荡无名之号。

圣寿万年，圣名万祀，大臣相率捧觞而称端。大臣相率捧觞而称端，君子小女亦得耳笔搦词献兹一人之媚。

右《天子有道》三章，章五句。

臣妾山黛稽首顿首献祝

高学士读罢，天子听完，不胜大喜道：“体高韵古，字字有三百之遗风，直逼典谟。且构思敏捷，真才女也。”三阁臣俱交口称赞道：“读书识字，女子中容或有之。然求如山黛，年虽幼稚而学如耆宿，实古今所未有也。今加以才女之名，实当之无